



嗨，小翠！



◎张海华

“啊！翠鸟，翠鸟！”我喊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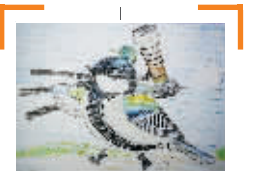
“它飞得好快！就像一支蓝色的箭射过湖面！”一位妈妈激动地说。

前些天，带孩子们在日湖公园观鸟，运气不错，居然两次见到翠鸟。一次是看到它在湖上掠过，另一次是发现它停在小河边的树枝上伺机捕鱼。

翠鸟，跟麻雀差不多大，善捕鱼。因其羽色艳丽，娇小可爱，被鸟人们（全世界的观鸟、拍鸟爱好者都自称“鸟人”）昵称为“小翠”。小翠不是罕见鸟，在宁波市区的月湖公园、绿岛公园等几个有水域的公园，在郊外的小河边以及四明山的溪流里，都可以见到。

翠鸟喜欢停在水边的枝条、苇秆、树桩、石头等上面，静静地低头注视水面，一旦发现小鱼踪迹，就会立即弹射入水。然后，不管有没有捕到鱼，通常会返回原地。

不过这小家伙机警异常，殊难接近。刚拍鸟的时候，我好几次撞见翠鸟，但由于心急，都被它先发现了我，不等我按快门，它就已飞走了。



大山雀的博物旅行

图片说明：

- ① 翠鸟爸爸（雄鸟的喙是全黑的，而雌鸟的下喙基部偏红）在甩鱼。
- ② 两只小翠鸟争鱼。
- ③ 翠鸟妈妈把鱼头朝外，准备给孩子喂食。

守株待“鸟”

后来我决定采用守株待兔的方法。

一年夏天，鸟友在东钱湖发现了一对正在育雏的小翠夫妻。它们筑巢在附近的一个泥洞里，每天早晚忙着捕鱼，带回家给洞里的孩子们吃。我们研究了它们的捕食、飞行路径，决定在其必经的湖畔一个树桩附近搭帐篷，隐蔽起来拍小翠。

好多次，我在凌晨4点起床，驱车直奔东钱湖，在太阳露出山头之前就钻进迷彩帐篷，架好“大炮”等候翠鸟。

“滴滴！滴滴！”伴着发电报般的清脆叫声，小翠飞来准备捕食了。

没多久，一只雄鸟叼了条鱼儿，飞掠过来，停在树桩上。可怜的小鱼，还在拼命甩尾挣扎呢。

这位鸟爸爸衔着鱼使劲左甩右拍，搞得水花四溅，树桩上尽是鱼鳞与血迹，原本活蹦乱跳的鱼儿很快被敲晕甩死了。这时，翠鸟爸爸又把鱼往空中一抛，等接住的时候，已经是鱼头朝外，然后它迅速飞走，给家里的宝贝喂食去了。

鱼头得朝外？对，这是一个有趣的细节：如果小翠最终把鱼头朝向自己喉咙，那么这美餐就归它自己了；反之，鱼头朝外的话，就是给孩子们吃的。不仅育雏期如此，早在求爱的时候，雄鸟逮鱼向雌鸟献殷勤，也会把鱼头朝外，喂食给自己的亲爱的。为什么要这样？因为鱼头比较硬、鱼尾比较软，而且按鱼刺的长法，也是先鱼头后鱼尾比较顺，总之是为了便于吞咽。

那年，曾连续出现39℃以上的高温天，从早晨5点到7点多这段时间还可以拍拍，接下来在毒辣的阳光下，帐篷里气温飙升，闷热难耐。这时，小翠也怕热，基本不出现了，为避免中暑，我也只好在7点多就撤退。

翠鸟争鱼

2009年8月23日清晨6点48分，我拍到了迄今为止最有戏剧性的小翠故事。地点还是在东钱湖，不过具体位置换了，是在环湖东路旁的一个池塘——可惜如今池塘旁造了酒店，人太多，翠鸟都不敢来了。

那天一大早，我就在池塘边蹲守。稍后，只见小翠爸爸叼着一条小鱼飞来，就停在离我最近的那根竹竿上。它的一个孩子也几乎同时赶到，停在略微下面一点，张开嘴巴讨鱼吃。

一见这难得的场景，咱就来了劲，不停地摁快门！突然，相机取景器里又出现了一个翠鸟宝宝，它从远处飞来后又立即在空中急刹车，鼓翅悬停——哇，抢鱼来了！

先到的那只翠鸟宝宝扭头一看，啊呀，事情不妙啊，当即张嘴表示强烈抗议！

后来的那位，也不是省油的灯，继续张开大嘴猛扑过来！

啊呀，怎么啦怎么啦，鸟爸爸竟然叼着鱼飞走了！看来，鸟爸爸见兄弟俩为了一条小鱼而争吵，生气了，干脆谁也不给吃，还是给老老实待在家里的第三个孩子吃吧。此前，我就已注意到，这池塘里的翠鸟夫妇育有3个孩子，它们都已经出窝了。

那天，我拍完这组照片，竟激动得忍不住在野外独自拍起手来。

哈哈，现在想起来，真的好傻。

告别“点翠”

在野外见过那么多可爱的小翠，我自然无法接受任何故意伤害它们的行为。几个月前，一位有名的京剧演员在微博上炫耀她的“点翠”头饰，结果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无数网友指责她毫无生态保护意识，也没有爱心。

点翠，是一种传统的饰品制作工艺，在明清达到极盛。这种工艺，是金属与羽毛的结合，需要捕捉大量翠鸟，然后拔取其背部的蓝色羽毛，镶嵌在饰品表面。如今，随着生态保护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点翠这项古老的“精湛”技艺也已经没落，取而代之的，是烧蓝等现代工艺。

我相信这位演员本无恶意，她的炫耀更多的是出于无知。所以，有句话叫作：保护源于关心，关心从了解开始。

让我们在野外见到翠鸟的时候，轻轻地说一声：

“嗨，小翠！”

这就很好。

赶庙会

乡韵



◎崔海波

鄞江庙会一年有三个，三月三、六月六、十月十，其中数十月十场面最为盛大，可能是因为这个时候秋高气爽心情好，再者，春种夏耘秋收，正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农人们心情好，购买力也强。今年的十月十庙会于十月初八这天开幕。连续下了好几天雨，初八这天居然暂停，老天爷真是很帮衬的。

以前我住在樟村，距离鄞江不远，但却一次也没去逛过庙会。本人生性不爱凑热闹，再说庙会期间公交车拥挤不堪，就算勉强挤上了，兴致也被挤没了。后来进城工作，更不会特特意意去了，所以，今年是有生以来第一次逛鄞江庙会。

对当地老百姓来说，逛十月十庙会就是赶集买东西，至于它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让读书人去研究琢磨吧。澄浪潭路成了小商品一条街，规划整齐的临时店铺绵延向前，望不到尽头，至少有两公里。庙会第一天，因为是工作日，人不算特别多，大多是附近村镇的群众。

我一家家店铺看过去，最头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区，竹编、虎头鞋、白麻筋草席等，都很好看。手工编草席需要两个人“做对手”，演示这一传统工艺的农民夫妻带来全套编织工具，现场操练，配合默契。逛庙会的很多老年人见状，乐呵呵地驻足观看，交流着各自当年种草做席的种种辛苦。鄞州西乡的农民大多是草艺编织的行家里手，将一茎细草编出了一大产业。

庙会上最多的商品是衣帽鞋袜，不少是断码货，商家急于清仓出手，拿着个喇叭高声叫卖，这边喊“白菜价”那边喊“萝卜价”，这边喊“跳楼价”那边喊“吐血价”，此起彼伏，煞是热闹。我凑近前去，发现标价相当低，确实迎合农村消费者。据说以前庙会上展卖的以山货竹木、缸瓷瓦罐、器皿农具为主，现在这类商品很少了，我只是在一个转角处看到两个卖竹制品的地摊，有竹篮、食罩、笕箕、刀笕箸等等。

逛了一圈，肚子有点饿，我凑近一摊重庆小吃，想吃碗酸辣粉，于是招呼两位正在摄像的同事过来一起吃。小小的一碗酸辣粉里有红薯细粉、黄豆芽、花生、香菜、油菜等，内容丰富，麻、辣、鲜、香、酸，五味杂陈。吃着吃着，我忽然想起很久很久以前一则跟逛庙会有关的乡村爱情故事——

那时我还在樟村教书。山区青年物质文化生活都很贫乏，难得有个庙会，恋爱中的男女总是要去逛一逛的，男的手头再怎么拮据，也会给女朋友买件新衣服什么的，再不济，称一斤瓜子也能嗑上半天。话说村里有对男女约好一起去鄞江逛十月十庙会。女的说，自己的父母及弟弟妹妹也想一起去。男的说，好啊。于是一起去了。庙会人山人海，近中午时，男的与女方一家走散了，互相寻不着，最后只好悻悻然各自回家。之后女方传过话来说，男的太小气了，不愿出钱请女方一家吃顿中饭，故意溜走。男的当然不承认。我知道那男的家里确实很穷，叫他预算外再开支一笔中餐费，真的是力不从心，开溜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那也实在是出于无奈。

女方生气归生气，最后这门亲事还是成了，婚后小夫妻勤俭持家，日子过得还不错，现如今，他们的女儿也快出嫁了，不知两位当事人是否还记得那件遥远的囍事，倒是我这个局外人在多年后的庙会上一边吃着酸辣粉一边笑谈陈年旧事。

同事听我讲完故事，说，要是放在今天，人人有手机，即使走散，一个电话就能把他拽过来，不怕他不付中饭钱。说完，他哈哈大笑掏钱付了三碗麻辣粉丝的钱。